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清忠谱

田澗菁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根据「清」李 玉同名剧本改写

清忠谱

田 澗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012号

责任编辑：王 何 陈云曼

封面设计：孙广来

插图绘画：宋 昊 牛 犇 朱 妍

责任监制：刘青海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清 忠 谱

田 洞 菁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北路32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英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0印张 140万字

2005年1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7—5418—1466—0/I·111

定价：188元（全十册）本册定价：18.80元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 鸥

副主编：王 何 陆 琦

编 委：王 瑾 王 鸥 王 何

田 润 菁 刘 虎 澄 周 建 顺

李 岩 陈 皓 陈 云 曼

陆 琦 姜 山 龄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使她璀灿夺目，馨香四溢。

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是移风俗、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善、美的民族文化精神。

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善、美精神的继承，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失去了根，还谈什么花繁叶茂！基于这个想法，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编辑这套《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分辑分批推出，以飨读者。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自有其情节紧凑，通俗易懂的长处。阳春白雪自然很好，下里巴人

也确不可少。

改写，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以求历史的真实，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丰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并增强其故事性，虽改有所本，亦绝不敢掉以轻心。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必然打着时代的、阶级的烙印，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绝不会、也不应全盘去接受。

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

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	太监娶妾	(1)
二	顺昌罢职	(17)
三	月娘受辱	(27)
四	舟中许婚	(37)
五	英雄初会	(49)
六	修建魏祠	(59)
七	怒斥奸佞	(69)
八	相逢山道	(85)
九	愤杀侯诚	(94)
十	顺昌被逮	(102)
十一	大闹府衙	(108)
十二	哭追差船	(121)

十三	魏府暗夜	(128)
十四	泣血问天	(138)
十五	坠楼遇救	(150)
十六	沥血写折	(161)
十七	暗无天日	(169)
十八	路遇故人	(182)
十九	终日惶惶	(191)
二十	义薄云天	(204)
廿一	凭吊忠魂	(216)

一 太监娶妾

魏忠贤要娶第九房姨太太了。

这第九房姨太太是他的干儿子苏州巡抚毛一鹭亲自送来的。

毛一鹭为了报答干爹的提携，到苏州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暗地察访美女。自古以来，苏州就是出美女的地方，他要精心挑选美中之美，上等绝色的女子送给自己的干爹。

他经过三个月的明察暗访，终于挑选到一家绣户的17岁姑娘苏月娘。这姑娘生得眉清目秀，俊俏无比，异常聪慧。自小跟娘亲学刺绣，做得一手好活计。毛一鹭到任前，苏州向皇上进贡的那一件件织锦苏绣，多出自月娘之手。这姑娘尚未及笄，媒人就踏破了门坎，王孙公子、达官富户不断前来求亲，姑娘只是不嫁。她心高气傲，要

自己挑选上可心人儿，才肯依允。爹娘视她为掌上明珠，一切由着她的性儿。

毛一鹭趁给朝廷送贡品，前去催要苏绣之机，看了苏月娘。月娘果然如众所传言，端庄秀丽，婷婷玉立。他便派人前去说媒。谁知大大地碰了钉子。他一气之下，便以月娘父母拖欠官税为名，将苏老爹夫妇下在大牢。只有月娘答应了婚事，才肯释放他们。

可怜月娘求告无门。一日，向左右邻舍借了些银两，打点了牢中禁子，前来探望父母。只见老爹和娘亲在牢中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一家人抱头痛哭，父母劝告女儿，自己已年迈老弱，迟早总是要离开世间，就是拼了这两条老命，也要保得女儿。要女儿千万不能答应那毛一鹭。莫说是嫁给魏忠贤这个大奸臣，就是那毛巡抚自己来娶你，也是不能答应的。那魏忠贤是个什么人？是个被阉割了的太监。听说那奸贼糟踏了无数的姑娘。你不能去送死！月娘听后，心如刀搅，泪如雨下。她知道爹娘心痛自己，不让自己去受那禽兽的折磨。可是，如今朝廷是魏阉当权，有冤无处诉，有状无处告。毛一鹭监禁爹娘，就是要自己去陪伴魏忠贤这个大太监，若是不去，眼看

爹娘就要被活活逼凌而死。多年以来，家里省吃俭用的一点积蓄也都打发了衙门里的条条恶狗。每来看一次爹娘，就要花去好多银子，好在邻里们对她这弱女也都多加照应。可是，毛巡抚却天天派人来威逼、劝诱、恐吓，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如何经得起这样的弥天大祸。姑娘心想，爹娘生养自己一场，大恩未报，倒惹得灾祸缠身，看看二老白发凌乱，衣衫残破，遍体伤痕，犹如风前之烛，真是心上插了万把钢针。如何救得二老出狱，月娘又束手无策。她只好软语劝说爹娘，要他们在狱中多多保重，自己要尽力想办法保释二老。二位老人也知女儿之心，擦去泪水，千叮咛万嘱咐，要月娘小心，不要被官家暗算。此时，牢中禁子又来催促，要月娘快快出去，免得被人查看到。月娘无法，只得告别牢中爹娘，洒泪而别。

出了牢房，来在苏州街头，太阳的光芒耀得月娘睁不开眼睛，她头重脚轻，昏昏沉沉，一路行来，跌跌撞撞，不料一头撞在一个人的胸膛上。只见那人五大三粗，络腮胡须，豹头环眼，一把拉住月娘问道：“姑娘，怎么不看路，低着头撞别人？”月娘听到这如洪钟似地吼问，惊得如梦中初醒，抬起头来一看，叫了一声“颜叔！”“哇”地便

大哭起来，一下扑倒在这莽汉的怀里。

这莽汉名叫颜佩韦，是苏州城里一个有名的织工，一生行侠仗义，广结交游，且有一身好武艺。因同是织工，和月娘的爹爹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交谊甚厚。当下，颜佩韦扶起月娘问道：“孩子，倒底出了什么事儿，快给颜叔说说，颜叔保给你出这口气！”

月娘见了颜佩韦，就如见了救星一般，她拉着颜叔的手一路往家走一边叙说所发生的一切。

还未到家，就把个颜佩韦气得剑眉倒竖，紫紫色的大脸红涨，口里直叫着：“这还了得，这还了得，真正是暗无天日，谁敢欺负我家孩子，非叫他人头落地不可！”刚走进家门，就有几位邻里见月娘与颜佩韦一路，也赶着前来问讯。月娘向众人叙说了爹娘在狱中的情形，大家也都纷纷要颜佩韦替月娘做主，设法救出二位老人。又说毛一鹭最近又派下捐税，要收什么“生祠饷”钱粮，这真正是叫人没法往下活了。颜佩韦越听越气，一拳砸在桌上，桌上几个茶杯被震得跌地后粉碎，骂道：“这一伙魏阉狗党，斩杀忠良，诬陷清官，强抢民女，真是无恶不作，他们依仗权势，想封住天下人的嘴巴，我看，逼急了，

非反了他不可！”有两位胆小点的邻居就劝道：“他颜大叔，声放小点，免得别人听见去告了官府，咱们又会吃官司的！”一位老婆婆也附和道：“现今，还是商量个法子，先救出苏老爹夫妇要紧！”

颜佩韦一听，也觉得有理，便叮嘱了月娘几句，又拜托邻里们相助，便去找相好的兄弟杨念如。

谁知，这天夜半，月黑风高，苏月娘前半夜思爹想娘，泪湿枕衾，又盼着颜大叔与杨念如叔叔能有办法救出爹娘，不觉稍稍心安，就朦朦胧胧的睡去。她正做梦，梦见颜叔与杨叔扶着爹和娘回来了，她一阵高兴，扑倒在娘怀里，谁知娘一把抱住自己，越抱越紧，一直搂着，把她搂得喘不过气来。她挣扎着，挣扎着，拼命叫喊着娘，她猛地醒了，怎么脚也蹬不开，胳膊手也不能伸展，她睁开眼，模模糊糊见到隐隐的光亮。耳里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又听到一声声吆喝：“快，快，毛老爷还在船上等着呢！”“巡抚老爷等她一到就好连夜开船！”月娘大惊，原来她被绑架了。这时，任她如何呼叫，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她被紧紧地卷在被窝之中，套在了大麻包里。她一下子惊呆了，她知道自己落在了禽兽的口中，成了他

们任意吞噬的羔羊了。

她被一群人抬着，颠颠簸簸来到了好像是码头样的地方。又被一群人接着，下了一级一级石阶，抬上了船。这时，有人说道：“抬进里舱，让丫环们侍候着，这是九千岁的贵人，让她们小心着！”并吩咐船家连夜开船。

月娘被抬进了里舱，丫环们解开了麻袋，把月娘拖出了裹着的被筒，在摇曳的灯火之中月娘睁开眼睛，原来这是一间收拾得十分鲜丽的船舱，舱里站着四个如花似玉的丫环，两个丫环手捧着香盘，盘上放着华贵的衣裙。丫环们一齐请道：“请贵人更衣！”月娘两手紧紧抓住被单裹缚着自己的身子，她支撑着要站立起来，不觉一阵天旋地转，又昏了过去。

且说颜佩韦离开了苏家急急去找杨念如，好共想办法救出苏老爹夫妇。杨念如也是一个急危好义之人，平生疏财仗义，自幼学得一身的好武功，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家中无多积蓄，靠着开了一家故衣铺为生。朋友们只要向他开口借贷，他无不应允。倘若一时手头不便，就是悄悄去向邻居或穷亲戚家转借，也不让向他开口的亲友空手而回。这几年官贪吏横，种种名目的赋税，苛刻杂

多,逼得多少人家贫病交加,苏州一方,死亡人数逐年增多,使他这故衣铺倒显得生意兴隆。他做生意又诚实厚道,每每见出不了钱的穷苦人家,不是不要银两,就是连衣而送。他的生意红火,却挣钱不多。他常常对家中人讲,人生在世,就是一吃一喝,贪那么多钱财干嘛。你看那些投机取巧、贪赃受贿之徒,想尽办法丧尽天良地聚敛钱财,他们活得很累,死得也很可怜,身后人家的指头能把他们的脊梁骨捣烂,甚至骂倒他几代人,就是那些人的儿女,也跟着他带灾,见人不敢抬头,何苦要去自作孽呢!因此,这杨念如在街坊邻里间落了一片好名声,更有一帮义气相投的朋友。颜佩韦来寻他时,他恰好外出有事不在家中,颜佩韦给杨母和杨大嫂留下话,说找念如有急事商议,就转回家中。

回到家,颜佩韦取出家中的全部积蓄,告诉母亲自己有些事儿,得出外几天。颜母问儿子何事,颜佩韦就把苏月娘一家遇祸的事,向母亲禀告一番。颜母一听,又悲又气,催促儿子赶快去找兄弟朋友们,商量搭救苏老爹夫妇要紧。

颜佩韦告别母亲,前去朋友家,他刚转过一条街巷

之时，只听身后有人喊叫：“颜大哥，颜大哥，等等，等等我！”他回头看时，正是他前半晌去找的杨念如。

只见念如急急赶来，问道：“小弟回家，听家母和妻子说颜大哥有急事相商，就放下手中的生意，前来问讯，不知是何事体？”

颜佩韦就把苏月娘的事叙说一遍。

杨念如不听则可，一听后气得剑眉倒竖，气粗如柱，骂道：“这毛巡抚自己给魏阉当干儿子，闹了个官儿当不说，还要拿百姓家的姑娘当供品，真正是狼不吃的狗杂种！”

颜佩韦说：“兄弟，如今不是生气的时候，咱们赶快想办法救出苏老爹要紧。”

杨念如一拍大腿，说：“对，先救出苏老爹。我在衙门里有几个朋友，不过托他们使些银两，苏老爹又没犯什么王法，如今这些当官儿的，不过是想设法儿弄钱罢了，钱一到他们手中，自然就没事儿了！”

颜佩韦一拍腰中说：“银两我带着，咱们快寻他们去。”

他们二人急急寻到念如在衙中的几个朋友，把他们

请到“得月楼”，设下一桌丰厚的宴席，在杯盘交错，猜拳行令之时，颜杨二人把所托之事告诉他们。开始，那几个官衙中人个个面露难色，及至颜佩韦解下囊中所有，交付他们之时，又一个个转难为喜，直说：“杨大哥与颜大哥都是咱们的兄弟。这事虽然难办，也都是要办的，都在我们身上，不出两日，保准放出苏老爹他们！”

颜、杨二人连连拱手称谢。

岂不知毛一鹭连夜抢了苏月娘上船，走时已叮嘱衙役，只要抢到了月娘，隔一二日就放了苏老爹夫妇。一则月娘既已到手，再监禁她二老无益。二则若是月娘送到魏忠贤府中，倘若真正讨得他干爹的欢心，他定能升官。若是月娘能得宠爱，他这干爹是喜怒无常，心狠手辣的，错待了苏老爹夫妇，月娘在他这太监干爹跟前说上几句不好听的话，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想到这里，毛一鹭一阵脊背发凉，惊出了一身冷汗。

此时，船儿已开出苏州河，来到大江之上。只见西斜的月牙儿像一弯银镰，满天的星斗洒在江面之上，银光闪闪，如一江碎银。毛一鹭抢到月娘时的那一股兴奋的心情，顿时没了，他有点后悔，也有点后怕，后悔自己邀